

三

卷一百一十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己又云：今風塵碌

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歷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貧，固多然。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此蓬牖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雖我之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之悶，醒大醉之夢。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卻是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



此書能時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 悼紅軒原本... 清曹霽撰... 高鶚續... 評主人... 煙粉... 章回小說... 55...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悼紅軒本... 版權所有：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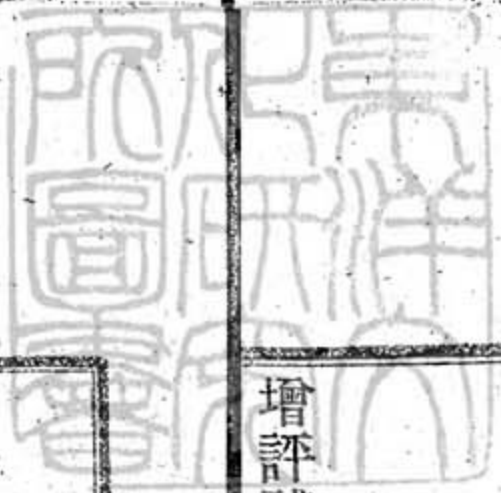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為一段。敘小人布散流言。以致甯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為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為得病之由。又帶敘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十回十一十二回為一段。敘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間夾敘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為將來及出家之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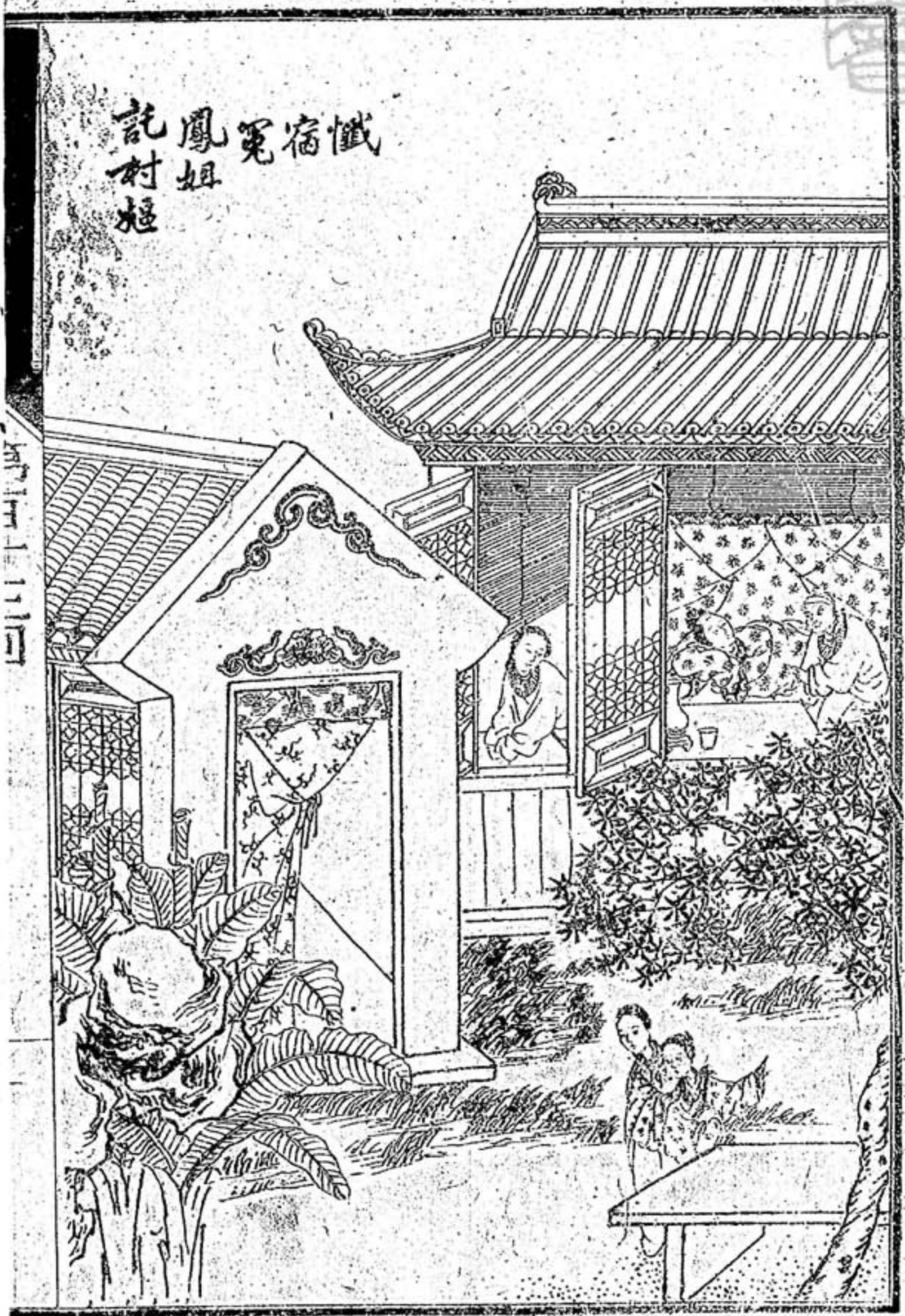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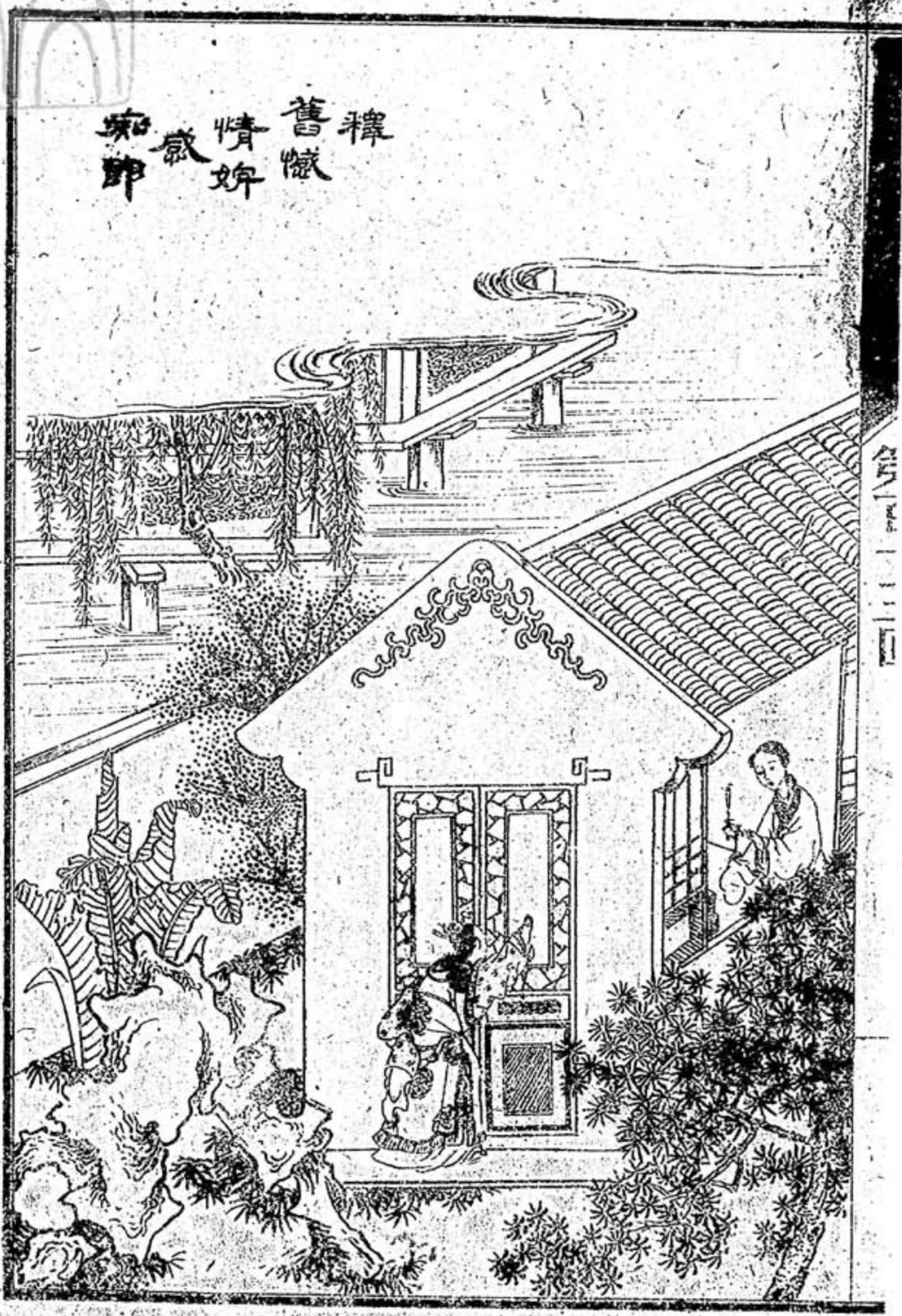
寶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會。行無所事焉。初時情絲絆惹。偷兒早已知覺。故敢擄掠。嗚呼。沙吒利之傷。於茲再見。螞蟻不鑽無縫街。俚言可采。銀已偷盡。早知如此。何弗拏些出來。在喪時使用。俾鳳姐不致掣肘。鴛鴦不致怨恨乎。命裏窮時。只是窮。徒多兩番懊惱耳。此回仍接前回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二終



懺宿冤 鳳姐 託村姑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三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情婢感癡郎

話說趙姨娘在寺內得了暴病。見人少了。更加混說起來。嚇得眾人都怕。就有兩個女人挽著趙姨娘。雙膝跪在地下。說一回哭一回。有時爬在地下。叫饒說打殺我了。紅鬍子的老爺。我再不敢了。有一時雙手合著。也是叫疼。眼睛突出。嘴裏鮮血直流。頭髮披散。人人害怕。不敢近前。那時又將天晚。趙姨娘的聲音。只管瘖啞起來了。居然鬼號一般。無人敢在他跟前。只得叫了幾個有膽量的男人。進來坐著。趙姨娘一時死去。隔了些時。又回過來。整整的鬧了一夜。到了第二天。也不言語。只糍鬼臉。自己拏手。撕開衣服。露出胸膛。好像有人剝他的樣子。可憐趙姨娘。雖說不出來。其痛苦之狀。寔在難堪。正在危急。大夫來了。也不敢診脈。只囑付辦後事罷。說了起身就走。那送大夫的家人。再三央告。說請老爺看看脈。小的好回稟家主。那大夫用手來摸。已無脈息。賈環聽見。然後大哭起來。眾人只顧賈環。誰料理。趙姨娘只有周姨娘。心裏苦楚。想到做偏房側室的下場。頭不過如此。況他

這死混說實為直說
凡婦女居心相類者
觀此當為慘改如此
鬼神之示懲者如此
彼抱病之垂死未死
者應聞之生大恐怖

作者殆心目中實有
此一痛惡而深
堪之因寫得如此不

不死於家而死於寺
趙姨可謂不善終矣

周姨既食膏容又因
免死狐悲益增悲切
孰謂其淚之誤落

操盡一心只落得悲
苦二字

二姐一番寒噤價錢
似不不動聲色真所
謂不風姐打不罵勝
亦絕好才無言可對
鬼乃其侮弄由此言之
乃靈於人也

平兒一向與老老有
緣是以口氣中急於
要見他

鳳姐此言極和平體
恤之至豈人將死而
其言善乎
一個男一個女平日
最關心處反真時烏
能味真

神魂已顛倒矣

最是寒暄常語其音
帶悽惻

還有兒子的。我將來死起來還不知怎樣呢。於是反哭的悲切。且說那人趕回家去。回稟了賈政。即派家人去照例料理。陪著環兒住了三天。一同回來。那人去了。這裏一人傳十。十人傳百。都知道趙姨娘使了毒心害人。被陰司裏拷打死了。又說是璉二奶奶只怕也不好。怎麼說璉二奶奶害的呢。這些話傳到平兒耳內。甚是著急。看著鳳姐的樣子。寔在是不能好的了。看著賈璉近日。並不似先前的恩愛。本來事也多。竟像不與他相干的。平兒在鳳姐跟前。只管勸慰。又想著邢王二夫人回家幾日。只打發人來問問。並不親身來看。鳳姐心裏更加悲苦。賈璉回來。也沒有一句貼心的話。鳳姐此時只求速死。心裏一想邪魔。悉至只見尤二姐從房後走來。漸近牀前。說姐姐許久的不見了。做妹子的想念的很。要見不能。如今好容易進來。見見姐姐。姐姐的心機也用盡了。嗒們的二爺糊塗也不領姐姐的情。反倒怨姐姐作事過於苛刻。把他的前程去了。叫他如今見不得人。我替姐姐氣不平。鳳姐恍惚說道。我如今也後悔。我的心忒窄了。妹妹不念舊惡。還來瞧我。平兒在傍聽見。說道。奶奶說什麼。鳳姐一時蘇醒。想到尤二姐已死。必是他來索命。被平兒叫醒。心裏害怕。又不肯說出口。只得勉強說道。我神魂不定。想是說夢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著。見個小了頭兒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了頭兒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了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了頭兒說著。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著忙。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

話給我搥搥。平兒上去搥著。見個小了頭兒進來。說是劉老老來了。婆子們帶著來請奶奶的。安平兒急忙下來。說在那裏呢。小了頭兒說他不敢就進來。還聽奶奶的示下。平兒聽了點頭。想鳳姐病裏必是懶待見人。便說道。奶奶現在養神呢。暫且叫他等著。你問他來有什麼事。麼。小了頭兒說道。他們問過了。沒有事。說知道老太太去世了。因沒有報。纔來遲了。小了頭兒說著。鳳姐聽見。便叫平兒。你來人家好心來。瞧不要冷淡人家。你去請了劉老老進來。我和他說說話兒。平兒只得出來。請劉老老這裏坐。鳳姐剛要合眼。又見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走向炕前。就像要上炕似的。鳳姐著忙。便叫平兒。說那裏來了一個男人。跑到這裏來。了連叫兩聲。只見豐兒。小紅趕來說。奶奶要什麼。鳳姐睜眼一瞧。不見有人。心裏明白。不肯說出來。便問豐兒。道。平兒這東西。那裏去了。豐兒道。不是奶奶叫去請劉老老去了。麼。鳳姐定了一會神。也不言語。只見平兒同劉老老帶了一個小女孩兒。進來。說我們姑奶奶在那裏。平兒引到炕邊。劉老老便說。請姑奶奶安。鳳姐睜眼一看。不覺一陣傷心。說。老老你好怎麼。這時候纔來。你瞧你外孫女兒也長的這麼大了。劉老老看著鳳姐骨瘦如柴。神情恍惚。心裏也就悲慘起來。說我的奶奶怎

吾問老猶記初次
進府時見其坐炕上
腰手爐灰否
劉老來時此後巧
姐到村裏去與周家
定親青兒作伴俱於
閒文中一一伏線

股鑿不遺

亦是見透世情之言
作者每寫到骨肉之
親無一筆不痛切真
摯不特善言兒女私
情也

以下翻起鳳姐一邊
將巧姐與劉老老扳
話一寫為後文張本

老老之言誠是然吾
觀巧姐之為人必能
素位而行隨遇而安

寫得無妙不臻

麼這幾個月不見就病到這個分兒我糊塗的要死怎麼不早來請姑奶奶的安
便叫青兒給姑奶奶請安青兒只是笑鳳姐看了倒也十分喜歡便叫小紅招呼
著劉老老道我們鄉村裏的人不會病的若一病了就要求神許願從不知道吃
藥的我想姑奶奶的病不要撞著什麼了罷平兒聽著那話不在理便在背地裏
扯他劉老老會意便不言語那裏知道這句話倒合了鳳姐的意硬掙著說老老
你是有年紀的人說的不錯你見過的趙姨媽也死了你知道麼劉老老咤異道
阿彌陀佛好端端一個人怎麼就死了我記得他也有一個小哥兒這便怎麼樣
呢平兒道這怕什麼他還有老爺太太呢劉老老道姑娘你那裏知道不好死了
是親生的隔了肚皮是不中用的這句話又招起鳳姐的愁腸嗚嗚咽咽的哭起
來了眾人都來解勸巧姐兒聽見他母親悲哭他便走到炕前用手拉著鳳姐的
手也哭起來鳳姐一面哭著道你見過了老老了沒有巧姐兒道沒有鳳姐道你
的名字還是他起的呢就和乾娘一樣你給他請個安巧姐兒便走到跟前劉老
老忙拉著道阿彌陀佛不要折殺我了巧姑娘我一年多不來你還認得我麼巧
姐兒道怎麼不認得那年在園裏見的時候我還小前年你來我還合你要隔年

的蠅蠅兒你也沒有給我必是忘了劉老老道好姑娘我是老糊塗了若說蠅蠅
兒我們村裏多得很只是不到我們那裏去若去了要一車也容易鳳姐道不然
你帶了他去罷劉老老笑道姑娘這樣千金貴體綾羅裹大了的吃的是好東西
到了我們那裏我拏什麼哄他頑拏什麼給他吃呢這倒不是坑殺我了麼說著
自己還笑又說那裏著我給姑娘做個媒罷我們那裏雖說是鄉村裏也有大財
主人家幾千頃地幾百牲口銀子錢也不少只是不像這裏有金的有玉的姑奶
奶是瞧不起這種人家我們莊家人瞧著這樣大財主也算是天上的人了鳳姐
道你說去我願意就給劉老老道這是頑話兒罷咧放著姑奶奶這樣大官大府
的人家只怕還不肯給那裏肯給莊家人就是姑奶奶肯了上頭太太們也不給
巧姐因他這話不好聽便走了去和青兒說話兩個女孩兒倒說得上漸漸的就
熟起來了這裏平兒恐劉老老話多攪煩了鳳姐便拉了劉老老說你提起太太
來你還沒有過去呢我出去叫人帶了你去見見也不枉來這一趟劉老老便要
走鳳姐道忙什麼你坐下我問你近來的日子還過得麼劉老老千恩萬謝的說
道我們若不仗著姑奶奶說著指著青兒說他的老子娘都要餓死了如今雖說

令我憶馬背不如牛
青碧之句

從別後自家過日與
聞見府中一切情事
委婉婉曲曲折折
一路寫來誠之但覺
之妙無以復加矣
云小說無至文耶誰

若本為此而來正
亦不可拋荒

幾兒實有過不去處
莫怪其此種形景
又不能不問兩句病
况然其心注在兩邊
又急於要鑰匙只得
將鳳姐一邊丟開

平兒越有越無意買
兩人心頭火起寫出
送相搏而為齟齬真
能以一筆作兩筆寫

一波方平下去一波
又激起來此波一激
遂使平兒越情急買
理越氣急此等文章
真寫得五花八門眩
入眼目

是莊家人苦家裏也掙了好幾畝地又打了一眼井種些菜蔬瓜菓一年賣的錢
也不少儘穀他們嚼吃的了這兩年姑奶奶還時常給些衣服布疋在我們村裏
算過得的了阿彌陀佛前日他老子進城聽見姑奶奶這裏動了家我就幾乎嚇
殺了虧得又有人說不是這裏我纔放心後來又聽見說這裏老爺陞了我又喜
歡就要來道喜為的是滿地的莊家來不得昨日又聽見說老太太沒有了我在
地裏打豆子聽見了這話嚇得連豆子都擎不起來了就在地裏很很的哭了一
大場我合女婿說我也顧不得你們了不管真話誑話我是進城瞧瞧去的我
女兒女婿也不是沒良心的聽見了也哭了一回子今兒天沒亮就趕著我進城
來了我也不認得一個人沒有地方打聽一徑來到後門見是門神都糊了我這
一嚇又不小進了門找周嫂子再找不著撞見一個小姑娘說周嫂子他得了不
是了攆了我又等了好半天遇見了熟人纔得進來不打諒姑奶奶也是那麼病
說著又掉下淚來平兒等著急也不等他說完拉著就走說你老人家說了半天
口乾了啗們吃碗茶去罷拉著劉老老到下房坐著青兒在巧姐兒那邊劉老老
道茶倒不要好姑娘叫人帶了我請太太的安哭哭老太太去罷平兒道你不

用忙今兒也趕不出城的了方才我是怕你說話不防頭招的我們奶奶哭所以

催你出來的別思量劉老老道阿彌陀佛姑娘是你多心我知道倒是奶奶的病

怎麼好呢平兒道你瞧去妨礙不妨礙劉老老道說是罪過我瞧著不好正說著

又聽鳳姐叫呢平兒及到床前鳳姐又不言語了平兒正問豐兒買進來向炕

上一瞧也不言語走到裏閒氣哼哼的坐下只有秋桐跟了進去倒了茶殷勤一

回不知唵唵的說些什麼回來買進叫平兒來問道奶奶不吃藥麼平兒道

不吃藥怎麼樣呢買進道我知道麼你擎櫃子上的鑰匙來罷平兒見買進有氣

又不敢問只得出來鳳姐耳邊說了一聲鳳姐不言語平兒便將一個匣子擱在

買進那裏就走買進道有鬼叫你麼你擱著叫誰擎呢平兒忍氣打開取了鑰匙

開了櫃子便問道擎什麼買進道啗們有什麼麼平兒氣得哭道有話明白說人

死了也願意買進道還要說麼頭裏的事是你們鬧的如今老太太的還短了四

五千銀子老爺叫我擎公中的地帳弄銀子你說有麼外頭拉的帳不開發使得

麼誰叫我應這個名兒只好把老太太給我的東西折變去罷了你依麼平兒

聽了一句不言語將櫃裏東西搬出只見小紅過來說平姐姐快走奶奶不好呢



賈璉此時真同熱鍋上蟻蟻一般只得出去也

求為禱告便認金銀新時要命不要錢

此時只求安穩睡一覺者實可憐

何其言一至於此吾未聞出諸鳳口矣可嘆可嘆

以上從賈母出殯後接寫上房失竊妙玉被劫趙姨慘死鳳姐病重夾敘劉老老入府為一大段文字以下從寶玉感嘆妙玉引起鳳姐死後光景為一段

平兒也顧不得賈璉。急忙過來見鳳姐。用手空抓平兒。用手拉著哭。叫賈璉也過來。一瞧把腳一蹶。道若是這樣。是要我的命了。說著掉下淚來。豐兒進來說。外頭找二爺呢。賈璉只得出去。這裏鳳姐愈加不好。豐兒等未免哭起來。巧姐聽見趕來。劉老老也急忙走到炕前。嘴裏念佛。搗了些鬼。果然鳳姐好些。一時王夫人聽了。了頭的信也過來了。先見鳳姐安靜些。心下略放心。見了劉老老。便說。劉老老你好。什麼時候來的。劉老老便說。請太太安。不及細說。只言鳳姐的病。講究了半天。彩雲進來說。老爺請太太呢。王夫人叮囑了平兒幾句話。便過去了。鳳姐鬧了一回。此時又覺清楚些。見劉老老在這裏。心裏信他求神禱告。便把豐兒等支開。叫劉老老坐在頭邊。告訴他心神不安。如見鬼怪的樣子。劉老老便說。我們村裏什麼菩薩靈。什麼廟有感應。鳳姐道。求你替我禱告。要用供獻的銀錢。我有更在手腕上。褪下一隻金鐲子來。交給他。劉老老道。姑奶奶不用那個。我們村莊人家許了願好了。化上幾百錢就是了。那用這些。就是我替姑奶奶求去。也是許願。等姑奶奶好了。要化什麼。自己去化罷。鳳姐明知劉老老一片好心。不好勉強。只得留。下說。老老。我的命交給你。了我的巧姐兒也是千災百病的。也交給你。了。劉老老

寫出心虛情急

言之可憐

順口答應。便說。這麼著。我看天氣尚早。還趕得出城去。我就去了。明日姑奶奶好了。再請還願去。鳳姐因被眾冤魂纏繞。害怕。巴不得他就去。便說。你若肯替我用心。我能安穩睡一覺。我就感激你了。你外孫女兒。叫他在這裏住下罷。劉老老道。莊家孩子。沒有見過世面。沒的在這裏打嘴。我帶他去的好。鳳姐道。這就是多心了。既是咱們一家。這怕什麼。雖是我們窮了。這一個人吃飯也不礙什麼。劉老老見鳳姐真情。落得叫青兒住幾天。又省了家裏的嚼吃。只怕青兒不肯。不如叫他來問問。若是他肯。就留下。于是和青兒說了幾句。青兒因與巧姐兒頑的熟了。巧姐兒又不願他去。青兒又願意在這裏。劉老老便分付了幾句。辭了平兒。忙忙的趕出城去。不題。且說。籠翠菴。原是賈府的地址。因蓋省親園子。將那菴圈在裏頭。向來食用香火。竝不動賈府的錢糧。今日妙玉被劫。那女尼呈報到官。一則候官府緝賊的下落。二則是妙玉基業。不便離散。依舊住下。不過回明了賈府。那時賈府的人。雖都知道。只為賈政在新喪。且又心事不甯。也不敢將這些沒要緊的事。回稟。只有惜春知道此事。日夜不安。漸漸傳到寶玉耳邊。說妙玉被賊劫去。又有的說。妙玉凡心動了。跟人而走。寶玉聽得十分納悶。想來。必是被強徒搶去。這個人

誰知一塵不染者往往一塵即染

明知理虧

必不肯受。亦未見得。死但是一無下落。心下甚不放心。每日長吁短嘆。還說這
樣一個人。自稱為檻外人。怎麼遭此結局。又想到當日園中何等熱鬧。自從二姐
姐出閣以來。死的死。嫁的嫁。我想他一塵不染。是保得住的了。豈知風波頓起。比
林妹妹死的更奇。由是一而二。二而三。追思起來。想道。莊子上的話。虛無縹緲。人
生在世。難免風流雲散。不禁的大哭起來。襲人等又道。是他的瘋病發作。百般的
溫柔解勸。寶釵初時。又不知何故。也用箴規。怎奈寶玉抑鬱不解。又覺精神恍惚。
寶釵想不出道理。再三打聽。方知妙玉被劫。不知去向。也是傷感。只為寶玉愁煩。
使用正言解釋。因提起蘭兒自送殯回來。雖不上學。聞得日夜攻苦。他是老太太
的重孫。老太太素來望你成人。老爺為你日夜焦心。你還閒情癡意。遭蹋自己。我
們守著你。如何是個結果。說得寶玉無言可答。過了一回。纔說道。我那管人家的
閒事。只可嘆。嗒。們家的運氣衰頹。寶釵道。可又來。老爺太太原為是要你成人。接
續祖宗遺緒。你只是執迷不悟。如何是好。寶玉聽來。話不投機。便靠在桌上睡去。
寶釵也不理他。叫麝月等伺候著。自己都去睡了。寶玉見屋內人少。想起紫鵲到
了這裏。我從沒合他說句知心的話兒。冷冷清清。撩著他。我心裏甚不過意他呢。

寶釵下鏡子一照

從寶玉一透補出敘
兩入案日相合

層層逼拶而後下文
剖白一番乃斷不可
少之事

寶釵一語驚魂之

寫出紫鵲躊躇不決
迎拒兩難

又比不得。麝月秋紋。我可以安放得的。想起從前我病的時候。他在我這裏伴了
好些時。如今他的那一面小鏡子。還在我這裏。他的情義。卻也不薄了。如今不知
為什麼。見我就是冷冷的。若說為我們這一個呢。他是合林妹妹最好的。我看他
待紫鵲也不錯。我有不在家的日子。紫鵲原與他有說有講的。到我來了。紫鵲便
走開了。想來自然是為林妹妹死了。我便成了家的原故。咳。紫鵲。紫鵲。你這樣一
個聰明女孩兒。難道連我這點子苦處。都看不出來麼。因又一想。今晚他們睡的
睡。做活的做活。不如趁著這個空兒。我找他去。看他有什麼話。倘或我還有得罪
之處。便賠個不是。也使得。想定了主意。輕輕的走出了房門。來找紫鵲。那紫鵲的
下房。也就在西廂裏。閒寶玉悄悄的走到窗下。只見裏面尚有燈光。使用舌頭舐
破窗紙。往裏一瞧。見紫鵲獨自挑燈。又不是做什麼。呆呆的坐著。寶玉便輕輕的
叫道。紫鵲。姐姐還沒有睡麼。紫鵲聽了。嚇了一跳。怔怔的半日。纔說是誰。寶玉道。
是我。紫鵲聽著。似乎是寶玉的聲音。便問是寶二爺麼。寶玉在外輕輕的答應了。
一聲。紫鵲問道。你來做什麼。寶玉道。我有一句心裏的話。要和你說說。你開了門。
我到你屋裏坐坐。紫鵲停了一會兒。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天晚了。請回罷。明日再

這一邊又進退兩難

想此時紫鵲之心亦
搖搖不定

二肚子滾氣話

紫鵲看寶玉如此光
景一定又是笑他又
是氣他又悲憐惜他

自鵲兒不理寶玉後
此疑久積矣

寶鵲娘尚然如此何
况我是個了頭呢

結到無可發洩乃
有此苦咽之言

句句是彈寶玉即句
句是挑紫鵲靈妙無
比

紫鵲娘來得好

其言若恨紫鵲其心
實笑寶玉

只是不做不睬過去
實難乎其為寶玉矣

林姑娘一生眼淚為
他何流無遺偶此一
語尚有何惜

鬧出二字頓得妙

說罷寶玉聽了寒了半截自己還要進去恐紫鵲未必開門欲要回去這一肚子的隱情越發被紫鵲這一句話勾起無奈說道我也沒有多餘的話只問你一句紫鵲道既是一句就請說寶玉半日反不言語紫鵲在屋裏不見寶玉言語知他素有癡病恐怕一時實在搶白了他勾起他的舊病倒也不好了因站起來細聽了一聽又問道是走了還是傻站著呢有什麼又不說儘著在這裏嘔人已經嘔死了一個難道還要嘔死一個麼這是何苦來呢說著已從寶玉舐破之處往外一張見寶玉在那裏默聽紫鵲不便再說回身剪了剪燭花忽聽寶玉嘆了一聲道紫鵲姐姐你從來不是這樣鐵心石腸怎麼近來連一句好好兒的話都不和我說了。我固然是個濁物不配你們理我。但我只有什麼不是。只望姐姐說明了。那怕姐姐一輩子不理我。我死了倒做個明白鬼呀。紫鵲聽了冷笑道。二爺就是這個話呀。還有什麼若就是這個話呢。我們姑娘在時我也跟著聽熟了。若是我們有什麼不好處呢。我是太太派來的。二爺倒是回太太去。左右我是了頭們更算不得什麼了。說到這裏那聲兒便哽咽起來說著又醒鼻涕寶玉在外知他傷心哭了。便急的蹀腳道。這是怎麼說。我的事情你在這裏幾個月。還有什麼不知

道的。就是別人不肯替我。告訴你。難道你還不叫我說。叫我斃死了不成。說著也嗚咽起來了。寶玉正在這裏傷心。忽聽背後一個人接言道。你叫誰替你說呢。誰是誰的什麼。自己得罪了人。自己央及呀。人家賞臉不賞在人家何苦來。拏我們這些沒要緊的墊喘兒呢。這一句話把裏外兩個人都嚇了一大跳。你道是誰。原來卻是麝月。寶玉自覺臉上沒趣。只見麝月又說道。到底是怎麼著。一個賠不是一個人。又不理你。倒是快快的央及呀。咳。我們紫鵲姐姐也就太很心了。外頭這麼怪冷的人家。央及了這半天。總連個活動氣兒也沒有。又向寶玉道。剛纔二奶奶說了多早晚了。打諒你在那裏呢。你卻一個人站在這房簷底下。做什麼。紫鵲裏面接著說道。這可是什麼意思呢。早就請二爺進去。有話明日說罷。這是何苦來。寶玉還要說話。因見麝月在那裏不好再說。別的只好一面同麝月走回一面說道。罷了。我今生今世也難白賠這個心了。惟有老天知道罷了。說到這裏那眼淚也不知從何處來的。滔滔不斷了。麝月道。二爺依我勸你死了心罷。白賠眼淚也可惜了。兒的寶玉也不答言。遂進了屋子。只見寶釵睡了。寶玉也知寶釵睡卻。是襲人說了一句道。有什麼話。明日說不得。巴巴兒的跑到那裏去鬧鬧。出說

人於寶玉身上輕
微痛惜意亦不滿於

四面八方曲盡情事
而兩心糾結歸之於
生死不伴歸姑娘已
超悟境矣

已爲從情眷出家張

到這裏也就不肯說了。遲了一遲，纔接著道：「身上不覺怎麼樣。寶玉也不言語，只搖搖頭兒。襲人一面纔打發睡下一夜無眠，自不必說。這裏紫鵲被寶玉一招，越發心裏難受，直直的哭了一夜。思前想後，寶玉的事，明知他病中不能明白，所以眾人弄鬼弄神的辦成了。後來寶玉明白了，舊病復發，常時哭想，並非忘情負義之徒。今日這種柔情一發，叫我難受，只可憐我們林姑娘，真真是無福消受他。如此看來，人生緣分都有一定，在那未到頭時，大家都是癡心妄想，及至無可如何，那糊塗的也就不理會了。那情深義深的，也不過臨風對月，灑淚悲啼，可憐那死的倒未必知道那活的真真是可惱傷心無休無了。筭來竟不如草木石頭無知無覺也。心中乾淨，想到此處，倒把一片酸熱之心，一時冰冷了。纔要收拾睡時，只聽東院裏聲喊起來，未知何事，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賈母已故，鳳姐病危，若趙姨不死，必生出無限風波，就此了結。既見果報之不爽，又免卻日後滋事。周姨兔死狐悲，人情必該如此。

鳳姐病重，邪魔悉至，雖是病昏恍惚，亦足警惕人心。諺云：神衰鬼弄人，信然。鳳姐託劉老老帶去巧姐，願與莊家結姻，是正伏下文。劉老老說鄉間無物可頑，無物可吃，太太們也不肯與莊家結親，是反跌下文。

上回叫捆起周瑞送官，說得一句話，並未發落。今于劉老老口中補出周瑞家有事被攆，一絲不漏。至于如何並不送官，如何逐出，必是王夫人之力，若必細細敘明，于正文無甚關係，徒浪費筆墨，簡略處極有斟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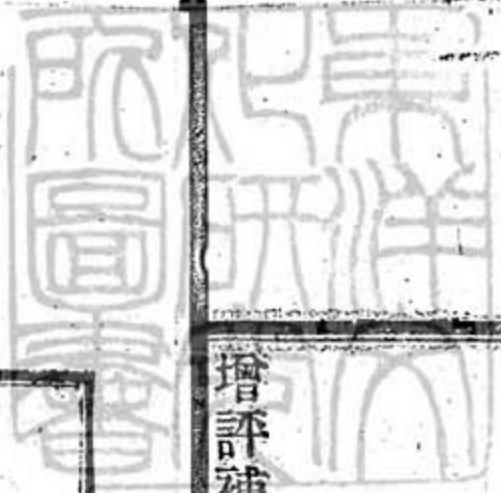
劉老老借替鳳姐許願一層，連夜回去，亦是省筆。寶玉胡思亂想，觸緒紛來，歸結到尋問紫鵲，寫得實在可憐。紫鵲安得不感動柔情。

紫鵲想到不如木石，無知無覺，一片酸熱心腸，頓然冰冷，正是出家根由。大某山民評曰：

趙姨氣質庸鄙，誠不足譏。若其一生惡跡，莫著於馬道婆魘魔一事，而其術究竟不行，似較以貪妬戕三四人命者，其罪有閒，而死時之慘報竟如此，則罪浮於趙者，更可知矣。

紫鵑見寶玉又怨恨。又憐憫。又醒悟。無限深情。莫名其妙。至忿懣極處。乃以聽熟二字駁之。出一切言辭海。此回仍接前事。以下俱丙辰年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百十三終



王熙鳳
卷刻
返
金陵

